

出席紐西蘭漢學會議紀要

王健民

第二次世界戰爭之後，中國問題似乎特別能引起國際學術界的興趣，所以在南半球一個似乎與世界脫節的小國——紐西蘭，也發起召開一個漢學會議，名為第一屆紐西蘭國際漢學會議。

The First New Zeala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Studies 召集者是漢彌登 Waikato 大學 (W大)。開會地點是W大，時間是五月十七至二十日，凡五天。中國是被邀請國之一，李登輝博士和我應邀前往，於五月十四日自臺北啓程，十五日晚到威靈頓至我大使館拜見夏功權大使。十六日，我們到達漢彌登W大開會地址。

我們此次來紐，出席了三個集會，主要的即此次漢學會議，次為出席奧克蘭自由中國協會 (Free China Society)，再次為出席威靈頓 Victoria 大學 (V大) 漢學會議。

出席W大漢學會議

此會係W大主辦，負責人是W大副校長來號倫博士 (Dr. D. R. Llewellyn)，而實際籌劃者為會議秘書吉賓 J. Bing，荷蘭猶太人，畢業於 Auckland 大學 (A大)，現為W大講師 (紐制：通常一系一教授，系主任，餘均為講師，分級)，曾來中國。吉賓君因發現指導中共於民十成立，並一手導演中共加入國民黨之馬林 (Marling) 向第三國際所作報告原文，而為研究中共史之

學人所重視。

出席會議者約六、七十人，紐西蘭人佔多數。來自臺灣、澳洲、新嘉坡、馬來亞、美國及紐西蘭的華人約十人，其餘則有美國、澳洲等地的外國學人。

在我們未去以前所接到的資料，會議分為教育、歷史、經濟三組，李博士是研究農業經濟的，當然應參加經濟組，我是學近代史的，當然應參加歷史組。

等到我們到了W大之後，見會議手冊所載會議有兩種分組；其一照時間分組為：

- A. Public Lecture Series
- B. Public Seminar Series
- C. Scholarly Papers
- D. Workshops

C項論文有若干篇提要已在手冊上印出，亦照上開ABC分組，都排在首三天上下午開會時間之內，所以往往時間重複，參加者可以任意出席任何一組，而不問其原選何組 (如歷史、經濟之類)。而 Workshops 又有所謂 Japanese Studies，就更逸出漢學會議之外了。我們看見有些日本人前來。大概是參加該組的，但中日人士並未彼此參加中日會議。

十七日上午報到，參加開幕式後，我出席一組，擔任主席，由 Canterbury 大學 Dr. S. A. M. Adshhead 報告 Sakang and the Revolution

of 1911。此報告西康與辛亥革命涉及四川護路風潮等問題，是一個很專門的題目。

下午由我報告 Chen Tu-shiu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1911，出席者約四十人，Lancashire 主席，他是英國人，A大亞洲語文系主任，能華語。聽者對陳獨秀似頗有興趣。對於獨秀不滿二十歲時參加舉人考試，曾為孔子信徒又曾為康梁維新黨，以及晚年反共，如何死的，曾提出問題，均經解答。我提到獨秀晚年反共，指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都是獨裁，他都反對，他反而贊成西方的民主政治。

我旋轉到另一室聽前述吉賓報告：China and the West。他說中國擁有四千年歷史，但與西方隔離。十五世紀中國的探險家到了非洲海岸，而葡、西海船到了中國南海，傳教士、商人接踵而至。十七世紀俄國勢力到達了東北。自是雙方陷於長期的衝突，而這種衝突，照吉賓看，往往是西方的觀點與態度使然。

十八日上午聽美國威士康辛大學教授 H. D. Mendel 的 Sino-American Relations: A New Departure? 報告提到尼克森與毛共打交道，改變美匪間二十年來僵持局面；尼克森的訪問大陸，不但引起臺灣的反感，也造成中共內部的紊亂。他談到臺灣問題，說美國與日本對中國統一問題，都傾向於中國內部之和平解決。這些都是尼克森訪匪後的美國的一般說法，並無新奇

之處。最後指出，臺灣問題之解決，臺灣一千五百萬人民處於關鍵的地位。這句話並沒有錯。臺灣人民堅決反共，所以我們看出：所謂「和平解決」實無從談起。

在中國人看來，中國統一問題的解決，乃決之於全體中國人民，中國海內外七億人民之堅決反共，乃是解決中共問題的基本力量。原來M氏曾在臺灣東海大學執教，為李登輝博士所識，乃親日份子，據說，他頗偏向臺灣。李博士對臺灣渙散情形知之頗詳，以告M氏，M氏亦頗覺悟，態度好轉。

十九日上午聽V大某華人報告中國古代數學，任主席者為何炳郁，馬來亞大學中文系教授，研究中國古代科學之學者，與李約瑟 (Joseph Needham) 共著「中國之科學與文明」(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) 一書。他所報告者為中國之煉丹術，附有中國古書藥方，用幻燈打出。事後，我問：這樣煉出的長生不老藥是否有效？他搖搖頭。我順口唸一句古詩：「服食求神仙……」他接口說：「多為藥所誤」。相與一笑。

又轉往聽取賈力夫教授 Mr. S. W. Greif: Selected Political and Social Attitudes of the New Zealand Chinese 此乃一篇旅紐華僑意見調查報告。此君曾來臺灣，對我友好，其報告亦足以反映部份華僑之意見。

下午往聽大陸教育狀況報告。中共自文化革命以後，各級學校停頓數年，最近兩年才恢復開學上課，但老的制度已被破壞，新的制度尚未建

立，目前是一面讀書，一面作工，或者讀些時書，作些時工，無一是處，但報告出來總有些新奇之感。會場有些嬉皮型的青年份子參加，發言無倫次，互相爭執，有人半場退席。

二十日，最後一日，上下午均有討論會，會員離會者已多，殊不精彩，A大陳筑遠講師，駕車送我們去奧克蘭。

會外，有我方與匪方電影放映，均在半夜，未看。

出席自由中國協會

在奧克蘭設有「自由中國協會」(Free China Society) 由紐人格倫 (Jack S. Green) 任會長，格君曾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工作，駐臺北，對我甚友好。陳筑遠君任秘書，他是政大畢業生，英國牛津大學碩士，在A大任講師。格君於二十二日駕車載我郊遊，上艾登山，望A市，一覽無遺。觀火山口，過海港橋，逛商店，至其家，家住湖濱，風景絕佳，家具多為中國手工藝品。夫婦留午餐，相接如家人。

晚，協會開會，會所係臨時租借者：講台懸國旗，到會者五十人，中紐參半。夏功權大使亦自惠靈頓趕至。由格君任主席，介紹李博士與我講話，李博士講臺灣經濟問題，我講大陸暴政。另有夏大使及賈力夫教授亦有講詞，會後放臺灣風光紀錄片，並有點心飲料。到會國人與我們攀談，殷殷問臺灣事，愛國之情，溢於言表。

參加V大漢學會議

此會乃繼W大之後順便召集者，全期僅二十四、五兩天，出席者多為出席W大之部份人員。

兩日間，可記者有下列數事：

1. R. C. Hunt 的大陸報告：他曾於一九六五至六六在北平外語學校教英文，於六六年十一月離開，去年又有大陸之行，兜了幾千里路的一個大圈子。他穿一身破舊衣服，長髮、留鬚，年約三十，狀如嬉皮，也像匪幹。他在W大也有報告，我不曾去聽，這次我特別去聽。他的報告題是：A Foreigner's View of Life in China Today.

他的報告內容，主要是大陸生產狀況與教育制度，不少諛詞，勢將使聽眾有新奇之感，而絲毫不曾顯示殘民的暴政的跡象。對於對大陸一無所知的聽眾，他將可以大賣其中國膏藥。我爲了洩他的氣，在他報告以前，和他談話。他於一九六六年十一月離開北平市前，曾在蘆溝橋人民公社生活了十天，我判斷他被紅衛兵鬪爭，送到那個公社去改造過。因此，我問他：你那時在大陸正是紅衛兵造反達到高潮，你遭遇到什麼？他的眼睛向上翻了兩翻說，鬧得很利害。他的書面報告中提到山西「大寨」生產的數字：

一九五六年	畝產	三三〇斤
一九五八	畝產	五四三斤
一九六四	畝產	八〇二斤
一九六九	畝產	九四三斤
一九七〇	畝產	一、〇七〇斤

我指着數字問他：這類統計你相信嗎？我順便提醒他，中共在一九五八大躍進後，所有工、農產量統計都是增加百分之百，不久又砍掉一半，也增產百分之五十，沒有人相信他們。然則大

案的增產如何能使人相信？他也只好承認：這類數字是中共自己報告的。

這樣一來，其氣餒似乎大減，報告時，只講教育，不講經濟。教育是講大陸學生一面工作，一面學習，這就未必能使聽眾欣賞了。

又有前述 Mendel 的「日本的兩個中國政策」，此次講話，不再傾向「臺灣」問題了。

二十五日，我準備明日歸國，今日要專誠至大使館拜訪夏大使，並辦一些手續。

二十六日，自威靈頓起身歸國，過澳洲雪梨，二十七日飛香港，二十九日抵臺。

一般觀感

一、會議以學術相號召，但不免涉及政治。會場外有售「人民畫報」，貼毛、林像海報。又有親匪紐共艾黎的各種小冊子。此人在抗戰時在我國搞「工合」，從事軍需生產，頗為我當局所知，民二十九年曾到四川松潘，我與之相識。大陸淪陷後，他又前往，至此大家都知其為共黨。

二、各種報告重點，不論經濟、外交、文化，有關於大陸者，有關於臺灣者，多能保持純學術性的討論，亦有關於整個中國問題者。間有親共份子或贊成臺獨份子作變相的政治性活動，但亦為主張正義人士所抵消。

三、會議組織條理欠明確，有時使人有無所適從之感。

四、會議一切收費，算盤未免打得太緊。較之我國近年召開國際學術會議，不可同日而語。

此次漢學會議，為紐西蘭第一次舉行，重視

中國在文化上、經濟上的地位，自為國人所歡迎。紐西蘭現在執政者為國民黨，與我保持友好關係；其國民愛好和平，並不因其傳統的「白紐政策」而種族歧視；其國民生活富庶，除少數好奇知識份子以左傾為時髦外，毛式共產主義不會為紐國人民所歡迎。所以此次會議，大體說來，對我是有利的。且在實際問題上，紐西蘭傾慕中華文化，而共匪鬧文化大革命以破壞中國文化，我則努力復興中華文化；紐西蘭要擴充對華貿易，則我與紐的貿易年有增加，而匪紐之間幾無貿易可言，前途展望，亦不樂觀。所以此次漢學會議，對兩國友誼是有益的。

附帶問題——中紐澳文化交流

我利用此次會議，與紐、澳若干大學學人接觸，彼邦學人對中國文化頗為嚮往，對中國問題頗為關切。我見有我國學人在彼邦任教，留學生在彼邦求學，因念，若能加強中紐、中澳學術交流，使中國與彼邦在外交上，無論處逆境順境，均有裨益。經初步接洽，得結果如下：

W大——此校成立不久，學生不多，約五千人，正求擴充，如中國學生申請讀研究所，原則上將受歡迎。

A大——此校學生達萬人，已飽和。其亞洲語文系主任藍克實(D. Lancashire)對我友好，有姜允明(臺北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畢業)、韓迪厚(女、北平燕京大學畢業)在該系任講師。如臺灣學生欲入該系讀研究所，藍主任將優先考慮接納。又，政大畢業生陳筑遠君在該校歷史

系任講師，其夫人是中興大學畢業，如臺灣學生欲入該系，亦可托陳君接洽。

V大——有馮鈞鈞任教(馮君哈佛大學博士，其夫人係東海大學畢業)，Otago 大學有 Grief 君，如臺生欲入以上各大學，均可接洽。

我大學畢業生申請入以上各校，如被核准，即可逕行入校，或者補讀一二課程，提出論文，考試及格，取得碩士或博士學位。如欲從紐西蘭在英國大學取得博士，因其為「大英國協」的關係，亦可請求。

紐西蘭前在英國工黨執政期內，行社會主義，學校均公立，收費甚低(每年學費一百餘元，食宿費每月約三十元，紐幣一元約合美金一元二角)學生可以工作，作工三個月工資收入，即敷一年讀書費用。不必入學考試，條件較留學他國方便。只是畢業後，如非被延用，必須離紐，因紐、澳均採白人政策，此為眾所週知者。

又，我在會議時遇劉渭平教授，現任澳洲雪梨大學東方歷史系主任，臺生如願入學，他亦可優先考慮。為此，我於歸國時特在雪梨留一天，拜訪劉博士，參觀該校及該系。劉博士原為中國外交官，曾在革命實踐研究院受訓，前年曾至中國文化學院短期講學，他並有意今年下半年因休假之便歸國講學或研究半年。

澳紐與我全面文化交流，似應由我教育部會同外交部，與彼邦訂文化合作條約，交換教授、學生及文物，以免將來共匪乘虛而入。至於學校與學校，教授與教授，進行合作辦法，似亦可進行，作為全面文化合作之先驅。